

## 文化传统与当下

当下小文谈

# 有心修得百年渡

辛亥革命百年纪念,想起百姓一句话:有心修得百年渡。有何“心”?拯救中华之心。



叶小文: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,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叶小文

“一海禁开,外夷势跋扈”,列强外夷对中国鲸吞蚕食瓜分豆剖,清朝政府内外皆腐败黑暗昏庸无能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“四万万人同一哭,天下何处是神州”?此时,“巫拯斯民于水火,切扶大厦之将倾”,不愿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在苦难中觉醒,奔走呼号奋起反抗前仆后继,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。辛亥革命爆发,一举推翻清王朝,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,建立了中华民国;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,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;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。辛

亥革命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,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。百年过后,仍然紧扣人心,激动人心,振奋人心。

振何“心”?振兴中华之心。

孙中山第一个喊出了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,呼唤“万众一心,急起直追,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,应世界之潮流,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、人民最安乐之国家,为民所有、为民所治、为民所享也”。一声“振兴中华”,至今振聋发聩。一切爱祖国、爱中华的人们,不论属于哪一个党派团体,不论属于哪一个民族,不论抱有哪一种信仰,不论居住在何地,一声“振兴中华”,便都心心向往,心心相印。

哀莫大于心死,事皆成于有心。沉睡的巨狮醒了,“有心”就好,有志者事成。何以还

要“有心修得百年渡”?

振兴中华之心,毕竟是十四亿人的集体意志,要不断凝聚,休养生息,锲而不舍,长期坚守。借用佛经的话,“应以善法,扶助自心;应以法雨,润泽自心;应以妙法,洗净自心;应以精进,坚固自心;应以忍辱,卑下自心;应以禅定,清净自心;应以智慧,明利自心;应以佛德,发起自心;应以平等,广博自心;应以十力,四无所畏,明照自心。”

振兴中华,不会一蹴而就,难以心想事成。孙中山说,“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,虽石烂海枯,而此身尚存,此心不死。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,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。精神贯注,猛力向前,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,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,则终有最后成功一日。”

这“最后成功一日”究竟多远?要以“百年”度量。

历史学家章开沅说,纪念辛亥革命应该把视野放宽一点,不是仅仅一个辛亥百年的事情,至少应该重视三个一百年,一个是作为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百年,一个是辛亥以来的这一百年,同时还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。从这三个百年中,我们才能较为完整地把握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历程。

如果说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,中华民族陷入悲惨沉沦之境,那么辛亥革命后的这一百年,中华民族则在艰难曲折中昂扬奋起。这一百年来,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缔造新中国,开辟中华民族复兴的崭新纪元,在历史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创造了世人惊叹的传奇成就,迎

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。如果说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前的百年,一直积贫积弱,内忧外患,那么就注定了新中国建立后百年的持续发展和进步,都要殚精竭虑,确保内稳边安。百年之内,稳不稳得住,安不安得了,是对我们这代中国人能否持续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严峻考验。“最后成功之日”,就在今后的这一百年里,而成功的密码,就在于这一代代人,一个百年接着一个百年的,前赴后继矢志不移的民族复兴追求与梦想。

辛亥百年说百年,有心修得百年渡。振兴中华之心,百年愈坚;奋斗不息之念,百年不变。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折腾,不为任何风险所惧,不被任何干扰所惑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可期!

身边的传统

## 一个有关诚信的故事

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枚诚信的种子,并已生根发芽,让我知道为人做事一定要讲诚信、守承诺。

朱旭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跨入春天的门槛,卖鸡鸭鹅雏的就渐渐多起来,清脆嘹亮的叫卖声响彻在乡村的上空,不绝于耳,陆陆续续引来了许多购买者。那时人们普遍都不富裕,大都囊中羞涩,所以都有赊账的习惯。卖方也都慷慨大方,敢赊给他们,还不用让买方打欠条。卖方也都准备了一本小簿子,记上买方的村名、姓名和购买的数量就完事了。等到了秋天,卖方才走家串户地上门要钱。买方也都挺讲信用,一个也没有赖账的。甚至猪崽也可以赊,不过大都在集市上进行交易。因为猪崽形体较大,比较值钱,买卖双方要找一个彼此都熟悉的人做担保。买方把猪崽带回家,看看比较健康,能吃食,就放心了。过一两个集后,就会把钱带到集市上,还给卖主。

我父亲也有一次赊猪崽的经历,至今还记忆犹新,常常津津乐道地向我提起。有一年,我家把大猪卖了,父母合着再买一头猪崽。费县大集到了,父亲在后车座上绑上一只猪筐,骑着自行车就去赶集了。他来到集市,看到猪崽没剩下几只了,也都相中,正心灰意冷地要离开。这时,一位中年男子忙过来搭话:“老弟,没看到中意的吧?俺家母猪下了窝猪崽,这集卖了几只,还剩下四只,都怪瘦的,俺带你上俺家看看去。”父亲没假思索,应了一声,就跟他去了。

这人的家在平邑县天宝,是个比较偏僻的山庄,离费县城有五十多华里。去他家的路有些羊肠小道,蜿蜒崎岖,很是难走。父亲一路颠簸,七转八拐,累得满头大汗。到他家时,已晌午多了。那人说:“老弟,饿坏了吧?孩他娘,抓紧时间炒两个菜,俺跟这位老弟喝一气。”父亲说:“老哥,让你破费俺于

心不忍,还是回家吃吧。”他又说:“不就一顿饭吗,就是走道的饿了让俺管饭俺也会管的,何况你还买俺的猪崽。”其实父亲早已饥肠辘辘,那人说的话正中下怀。他想:从这里到家得有七十多里路,如不吃饭,驮着猪崽到家可不就饿惨了?不一会儿,几盘热气腾腾的菜就端上了桌。这哥俩有说有笑,推杯换盏,一个来小时,父亲就赚了个酒足饭饱。

看时间已不早了,父亲忙让那人带着去了他的猪圈。父亲发现一头猪崽浑身油光发亮,二目有神,架步也大,走起路来非常稳健,就对那人说:“就要它了。”他们用细绳缚住猪崽的四肢,过完秤,放进箩筐里。父亲对那人说:“这猪崽看起来还行,不知是不是好喂?”那人痛快地说:“这事好办,你先喂一集,觉得好喂再付钱,不好喂算俺的。下个费县大集咱们在桥西头见。”父亲向那家人告了别,就急匆匆地往家赶。

到家时,天已大黑了,母亲跟我在村口等候多时。她问父亲:“你干什么去了,这么晚才回来?”父亲答道:“俺去平邑天宝逮猪崽了。那卖主也忒大胆了,没找保人,也没问俺家住哪里,姓啥名谁,就赊给俺了,还管了俺一顿饭。如果咱不给他送钱,他还真找不着咱。”母亲说:“咱不能昧良心,再说人家喂个猪崽也不容易,得把钱还给他。”父亲说:“俺不是那个意思,只想说这人实在,心眼好罢了。”费县集又到了,父亲早早来到集市的桥西头,等着那人来取钱。过了老长时间,那人来了,父亲把钱一分不差地递给他。作为回报,父亲约他来到羊肉汤锅前,要了两碗羊肉,两杯小酒,两人又喝了起来……

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枚诚信的种子,并已生根发芽,让我知道为人做事一定要讲诚信、守承诺。



## 【下期话题】“男主外女主内”能缓解就业压力吗

【话题缘起】当下年轻人就业压力很大,有人提出让女性回归家庭,“男主外女主内”,认为这样既可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,又可以让女性更好地担负操持家务,养育子女的家庭角色,解除男性的后顾之忧,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。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?请登录微博齐鲁参与讨论。

风气之究

## 汉语的隐忧

日前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杂文,里边有一句是这样写的:“一根稻草压死骆驼,沉重的书包天天压,小骆驼的背早早便被压驼了。”读到这句话,我好纳闷:这是什么样的稻草,“一根”能压死骆驼?

彭友茂

大家知道,俗语里,只有“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”的表述,而没有“一根稻草压死骆驼”的说法。前者揭示了从事物量变到质变的规律。告诉人们,稻草虽轻,但当压在骆驼身上的稻草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时,随着量的累积,“最后一根稻草”终于把骆驼压垮了。而后者,说“一根稻草压死骆驼”,未免有点荒谬。文中有此谬说,可以理解作者为文急促,校对不仔细,鼠标一点就把文章发走了。编发此稿的编辑又失察,结果导致了错误的发生。但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原本就觉得这样使用没啥问题,加上编辑一时粗心大意,做了作者的“同案犯”,于是就让这一低级错误堂皇地走到版面。

现在,全球有接近90个国家的2300余所高校开设汉语课程,正在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3000万之多。可在汉语大踏步走向世界的背后,汉语的几点隐忧也凸显出来,让人感到不安。大体上有这样几点:

其一,一些报纸、刊物的编辑似乎十分喜欢用汉英混杂的标题,以此来拴住读者的眼球。另外,一些歌词的创作者、不少网络文学的写手和报纸上的文章作者,也爱在自己的作品里掺杂上一些英语单词、缩略语或短句,认为只有这样才新潮,你别说,啥人找啥人,鸭子爱找摆尾群。这些主儿还真培养出一小批粉丝:有的读者一遇到某篇文章里夹

带着几个外文单词,便觉得作者懂外语,有学问;有些年轻歌星、准歌星,愣是喜欢那些里面夹杂着外文单词或短语的歌曲,以能唱这样的歌曲为乐事为能事。

其二,如今不少作家——特别是一些“很能写”的青年作家的大部头里,一些散见于报刊的,出自天南地北作者之手的文章里(甚至连一些政府机关的红头文件里),有相当多的文字不注意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得”三个结构助词的使用:此处用对了,彼处又用错了,一会对,一会错,彼此混淆,很不讲究——这是目前文字使用上的一个面大量广的“常见病”,“多发病”。

其三,表现在口语上,好多国人给人的感觉似乎越来越不会说话了。明显有两点异常:一是交谈中,本该说“在这里”、“在那里”的,偏偏说成“从这里”、“从那里”,很别扭。二是不知道跟谁学的,相当多的国人讲起话来,“然后”一词使用频率非常高。在国内一家很有名的电视台的一档文艺节目里,一位演艺界的女明星嘉宾,在分把钟的叙事里,前后用了七个“然后”,几乎是一口一个。和这位明星嘉宾同时登台并与之对话的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小女孩,稍好一点,前后用了五个“然后”。如果限制她们使用“然后”的数量,很可能,这二位就没法叙述下一件事情或接下来的情节了。

其四,个别正宗媒体上,城镇街头和铁路、公路两旁的一些野广告

里,“十面埋伏”、“妹力无穷”、“痔在必得”、“盒情盒理”、“饮以为荣”、“与食俱进”等广告用语,谐音取义,有的搞笑,有的恶俗,五花八门,把汉语糟蹋得不成样子。

其实远不止这些。仅这些方面,就能看出国人在使用母语上的毛病和问题到了何种程度。

何以解忧?只能对症下药。以上第一个方面的问题,解决起来并不难:汉语也不是不能吸收外国语言中鲜活有用的东西,像WTO、CEO、GDP等,早已在汉语中大量使用,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。关键是在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中,应戒绝一些为文者的猎奇,卖弄心理。即便是对某些外语单词、短句的使用,也应少而精,不宜多而杂。至于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得”的使用,有一个转作风、正文风的问题。对存有第三个问题的人,主要是引导,告诉他们某些词(话)怎样说对,怎样说不对。只要对他们进行一番启蒙教育,让他们掌握说话的基本用语,估计困难不会很大。至于那些为了行业和小圈子的利益,胡乱篡改成语,用语,拿糟蹋汉语不当回事的现象和做法,恐怕光靠说教,引导不行,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,规范其行为,尤其是运用罚则,猛煞歪风。

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母语,热爱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——我们的经济发展了,成了全球“老二”,咱可不能做“经济的巨人”,“语言的矮子”呀!